



寒冬时节，草木披霜。清晨，漫步于“睡眼惺忪”的陈仓，别有一番兴味。沉寂中，眼前时而闪过疾驰的小车，耳旁时而传来几声鸡鸣狗吠，徜徉在漫无边际的苍穹之中。

约行两小时，微雨扑面而来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石，石上刻有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的字样。相传姜尚渭水遇文王的故事，就发生在此地。王朝的兴替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，而那些花草遗迹，却依然周而复始地诉说着曾经的过往，为后世来者描摹沧桑故卷，予以心灵慰藉。多少楼台多少月，青铜河畔水依流。看着这块巨石，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几千年前，烟雨中似乎有百万铁骑厮杀，而在渭水的南岸，有一个老者悠

闲地用直钩垂钓，最终他遇贤主，定天下，无饵直钩成就霸业。

在对直钩垂钓的留恋中，我接续着下一个旅程，赶在夜幕来临前，来到了气势雄伟的大散关。关口宣传画上“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”的诗句，诉说着它昔日的风采。登上关隘，放眼四周时，我切身感受到了它的险峻。绝壁峭崖，雨中摇曳的绳索，承载着千年前的记忆。横渠赋诗的放翁，意气风发，在险峻的关隘中往来穿梭，满目感怀时，在大散关留下了不朽的诗篇。行伍出身的吴玠、吴玠兄弟，虽没有陆

陈仓古道

◎陈宁波

放翁的诗文豪情，但他们却以马革裹尸、傲立疆场的雄伟，留下了独属于他们的画卷。匆匆而至的雨滴，吴氏兄弟的雕像上，披上了水晶外衣，远远望去，恍若璀璨夺目的铠甲。北风呼啸而过，钟鼓在风雨的敲击下瑟瑟发抖。在关隘上的亭子里，我一边避雨，一边凝神沉思。千年前的大散关，旌旗蔽空，宋金对垒大散关，智略奇谋，吴帅怒击保疆土。

雨渐渐停了，一股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，我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四周一片静寂，除了风中摇曳的绳索，其他的一切，早已沉睡。我悄悄

地打开关门，匆匆而去，在北风的相伴下，踏上了归家的旅程。一路上，我走走停停，每有感触时，便会提笔抒怀。临渭水，西北眺望，感人事沧桑，陈仓荒古道，流水浪淘沙，剑戟尘封去，空留山野花。听朔风，观远山灯火，思书卷未读。朔风拂面鬓微霜，整顿衣裳酌玉浆。忽忆放翁书卷半，残灯烛火夜苍茫。

夜深微霜，我归家伏案；万物入眠，我观书饮餐；枕席难寐，我笔落真言。陈仓古道，神秘而幽奇；陈仓古道，清秀而沧桑；陈仓古道，无穷而蕴思万千。



忆暖壶

◎马科平

小时候生活在农村，感觉冬天特别漫长寒冷。目光所到之处，没有鲜花绿草，树枝被风吹得光秃秃的，田埂的荒草已风干，紧贴地皮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凌厉的西北风到处肆虐，刮得脸生疼，冷得似乎要冻掉下巴，手脚冻得麻木，不住地搓手、跺脚，尤其是耳朵，更是碰不得，一碰跟刀割般疼痛。

晚上睡觉的土炕，娘傍晚时分已在炕洞里塞满柴火，铲了做完晚饭灶膛里未充分燃烧的柴火倒进炕洞，用蒲扇扇呀扇，炕洞里的柴火便噼噼啪啪燃烧起来，土炕、屋子和被窝就都开始热乎起来。可炕洞里的柴火不经烧，火熄降温，后半夜被窝里就凉了。所以，睡觉前，娘会拿来铁壳暖壶，塞进被窝。暖壶呈扁圆形，像个扁扁的南瓜，口用铜帽拧紧，外面的白铁皮经过岁月的反复摩擦，银亮银亮的。

记忆里，晚饭前娘总是不紧不慢，坐在厨房灶膛前的矮凳上，往灶膛里塞一把干柴，取出火柴盒，摸根小火柴棍，红头轻轻划向盒侧褐色窄面，留一道淡淡的划痕，“刺啦”一声，火柴着了，伸向灶膛的红色火苗便跳动起来。娘右手拉动风箱，左手往灶膛里一下接一下地送柴，渐渐地，锅里有声响。声音渐大，白雾从木锅盖边的细缝里吐出。再一会儿工夫，声渐

收，水便开了。

娘拿来暖壶，放在灶台，拧开盖子，插上漏斗，用马勺从锅里舀水，微倾，热气环绕水柱，注入暖壶。起初，水流声在暖壶中回荡，渐满，近壶嘴时，回声就变了。此时，手腕要小心用力，需得收放自如，及时收住水柱。

家里孩子多，娘还将挂完吊针的几个玻璃瓶也灌了开水。玻璃瓶和暖壶，娘用加了棉芯的棉布，包得严严实实，既保温又防烫。将这些滚烫的热水瓶，放进被窝里，不断地变换位置，让热量尽可能地传到被窝的每一个角落。一股股暖流，流淌进全身每一个细胞，让我酣畅淋漓，美美地进入梦乡。

也许，每一个人的一生，都会有冬季，但只要有个暖壶，只要有个温暖人心的东西，冬季也就不觉得漫长，不那么难熬了。三十多年前，我在乡镇工作，冬夜睡在木板硬床上，冷得不行，只好和衣而卧。娘知道后，把家里的暖壶给了我。临睡前，我把开水灌进暖壶，被窝一下子就暖和了。

岁月如歌，传统的暖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但暖壶陪伴了我的童年，见证了我的成长。想起暖壶，我心中总会升腾起一份感动。因为它装满了爱，装满了情，更装满了回忆，装满了故事……

周秦风



难忘露天看电影

◎王宝利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人们文化生活极度贫乏，我们全村没几台电视，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看电影了。

那时候，村里隔三岔五放映电影，放电影的地方在村里最为壮观的建筑——大戏楼上。这里除唱大戏时聚满四邻八村的人，再有就是大队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，最频繁的则是放映露天电影时。

记得儿时村里每次放电影前，广播上总会先放一首歌，依稀记得那首歌的名字叫《苦菜花》，接着便传来通知电影的声音：“村民同志们，今天晚上大戏楼放电影，欢迎大家来看！”所以后来只要听到《苦菜花》，我们便知道村上要放电影了。通知电影的时间经常是夜幕降临后，那时我们或是在麦草垛后捉迷藏，或是几个人正拿着玉米秆玩“打仗”游戏。听到广播响，立马就停止了一切活动，然后竖起耳朵听，等待那熟悉的歌儿。歌声响起便欢呼雀跃，约定好会合地点便急匆

匆地回家吃饭去了。

记忆中冬天放电影的时候要多一些，夏天田里的活多，加之夜短昼长，人们总是忙到很晚才从田里回来。冬天农活少，夜长，看完电影也就九点多，还能睡八九个小时呢。每次放电影时，我的晚饭就是狼吞虎咽地吃完的，也不给大人说，提着小板凳就直奔大戏楼。大人总是比孩子后到，因为放电影前我们的快乐不比看电影时少。

银幕是一块很大的幕布，幕布四角分别绑在两边竖立的水泥柱子上，我小时候时常寻思，那块神奇的幕布上为什么会那么神奇的电影。最不解的就是那个神秘的电影放映室，门总是紧锁的，窗户右边的墙上有一个洞，电影开始前总有几道刺目的强光从洞里射出来，形成一道长长的光束照在幕布上，幕布上便通亮通亮的。我们蹦跳着把手伸进那束亮光里，银幕上便出现一个个手掌影子；有时我们还淘气地举起玉米秆在

那道强光里胡乱晃动，好玩极了。

我和小伙伴们曾不止一次地站在电影放映室旁，想要探个究竟。有一次，在大家怂恿下，我爬上窗户准备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，电影咋就从那里放出来了。谁知我刚攀上窗台，还没瞅见里面啥样，放电影的大伯就大声呵斥了，吓得我们撒腿就跑。

每次看电影前，伙伴们总会缠着爹娘要几个零花钱，一毛钱买一袋瓜子，或一毛钱买十个水果糖。我经常收到伙伴们的“赏赐”，尽管兜里没有零花钱，只需伙伴们给我一颗瓜子放在嘴里，我都感到很满足。孩子们来得早，就三个一堆、五个一排围在一起，胡乱地闹，嘻嘻哈哈的喧闹声此起彼伏。有一次看电影的过程

中，我突然感尿急，可是胆子小，不敢去远处黑灯瞎火的厕所，就绕到银幕的后方。儿时的我像是发现了新大陆，原来银幕背面照样可以看电影，只不过和正面看到的是相反的。我再也没有看电影的兴致了，赶紧把这个惊天秘密告诉了经常给我瓜子吃的小伙伴，我们提着小板凳偷偷到银幕背后看起电影来，心里别提有多么自豪和骄傲了。

如今人们带着家人，喝着饮品，吃着爆米花，坐在电影院里观赏电影，享受伟大的时代带给我们的幸福生活。然而，想起那个贫穷年代观看露天电影的日子，依然让我无限回味，也许正应了一句话：过去的日子都是美好的，因为它是你生命的回忆。

冬藏腌菜

◎李佳明

在生活条件没有如今这般富足的时候，冬天里的蔬菜如何保持鲜美呈上餐桌，成了一件大事。眼看天气一日冷过一日，古人便智慧地将丰收的蔬菜腌渍起来，到了天寒地冻的时候，即便没有新鲜蔬菜收获，人们照样可以有口福品尝熟悉的味道，生活依旧过得有滋有味。

腌渍的做法十分适合蔬菜，更适合冬日的蔬菜。冬天气温低，长时间的发酵正好消解了腌菜过程中产生的亚硝酸盐，适量的食盐又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，只需简单的操作和一段时间耐心的等待，人们就可得到腌好的各种美味。人们发现雪里蕻、白菜、芥菜、萝卜这些常见的大产量秋冬蔬菜，简直是腌菜而生，因为它们腌

制出来的口感比用其他方式烹制出来的更为美味，那脆嫩爽口的味道，绝对是餐桌上的点睛之笔，让人念念不忘。

腌菜在生活中由来已久，古人也将腌菜的生活记录下来，并为之创造了意味深长的专属名词。《周礼·天官》记载的“王举，则共醢六十瓮，以五齐、七醢、七菹、三鬻实之。”文中的“齐”，便是齏的意思，指经腌制、切碎制成的菜。《礼记》中还有“凡醢酱所和，密切为齏，全物若牒为菹”的解释。如此，“齏”（古通“齏”）与“菹”便成了腌渍的代名词。今天，我们从“七菹”，看到了古人对腌菜的重视，也得知古人偏爱的韭、菁、茆、葵、芹、落、笋等七种家常菜。我们还在“寒菹供家食，腐叶宿厨烟”中看到了曾经冬日餐桌上的样子，也如法炮制白菜、黄瓜、萝卜等蔬菜，让这一冬日传统流传千年直至今日。

在北方，每年“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”的日子到来之时，家家户户做得最多的要数齏酸菜了。齏酸菜所用大白菜便宜易得，腌制过后既能当凉菜吃，也能和肉末、粉条一锅炖炒，还可做馅或调制汤汁，所到之处赞不绝口。原来，老话说“秋收冬藏”还有另一个隐意，那就是让人把收获的爱吃的蔬菜，都“藏”进腌渍的大缸里，让美味不断地延续下去。



本版插画 陈亮作